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三十一回 步青雲同登北闕 思白髮獨步西關

詞曰：楓葉江邊垂釣，蘆花灘裡停舟。得魚沽酒飲灘頭，看盡江山錦繡。
多少英豪豪傑，一齊付與東流。黃沙白骨與荒丘，知道誰先誰後？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雲小姐回頭一看，見是王寡婦來調戲他，忙忙站起身來道：「王大娘，你名節要緊！」王寡婦笑道：「雲相公你好呆！如此美景良宵，豈可空負？」雲素道：「不是這等講。小生臨考日近，讀書要緊，斷不圖此，快快下去！」二人正在你推我扯，忽聽樓下一聲咳嗽，走上一個人來，唬得王寡婦慌忙站開。原來是雲小姐的丫鬟，在下面吃了幾杯酒，不見王寡婦來了，他心中明白，忙丟了酒杯，在樓下聽了一會，見有些不尷尬了，奔上樓來，向王寡婦道：「原來王娘你在這裡呢，你兒子在家找你呢，快快去看看。」王寡婦聽了，面漲通紅，一場掃興下樓。正是：空勞神女高唐夢，怎奈襄王不是真。王寡婦去後，雲小姐主僕二人笑個不止，這也不表。

不覺到了初九，章、鍾二人並雲素備了考食，領了卷子，過了頭場，□二、□五三場已畢，各人無事，靜候放榜。那雲小姐思想：「自到南京，住了三月，沒有出去頑頑，今日天氣清明、秋光滿目，不免出去遊玩一番，也見見外邊景致。」遂問王寡婦道：「王大娘，你們貴處可有甚麼有趣所在遊玩？」王寡婦道：「多得緊哩！離此不遠有座東園，園中有百□株桂樹，連日花開，□分有趣。相公要去玩耍，就到那裡甚好。」雲小姐大喜，遂命蒼頭備了春盒，往東園看桂花去了。

一路行來，到得東園門首，見園門外一帶疏柳垂楊、紅欄曲水，□分幽雅。入得園來，只見上有一匾，寫的「廣寒仙境」。左邊有個亭子，緊靠著太湖山石，四面桂花圍繞。雲小姐吩咐家人提了春盒，就在這邊亭子內坐下。正是：天香繚繞飄雲外，桂子蕭疏落月中。

話說雲小姐獨自一人坐在亭子中，蒼頭和書童在旁邊伺候。雲小姐思想：「昔日在家中，桂花開時，便隨母親賞玩，誰知今日身在他鄉，孤身獨自，好不淒涼！」想到傷心處，不覺淚下。不由得見鞍思馬、觸景傷情。正在思想之時，忽見來了四位書生，也來看花。前邊二人生得頂平額滿，目秀眉清，齒白唇紅，如同美女，穿一套淡淡衣服，□分丰韻；後邊二人卻雖錦繡，卻生得額大眉粗、一團俗氣。

只見他四個人，帶了幾個書童，進了亭子，見了雲小姐，拱拱手，就在旁邊一張桌上坐下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是章江同山玉，搭了兩個本處同寓的秀才，也到東園看桂。

當下四人坐下。山玉眼快，看著雲小姐獨自一人坐在那邊，生得玉面朱唇、眉清目秀，獨自在欄杆旁邊，沉吟看桂，猶如芙蓉出水、玉樹臨風。料想是外來應試的秀才，遂向章江道：「你看那人，倒生得秀氣。」章江道：「也是我輩。」遂拱手道：「請問先生尊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雲小姐見問，欠身答道：「不敢。小弟姓雲名素，敝籍山東。敢問先生貴鄉何處？尊姓大名？」章江道：「豈敢。小弟姓章名江，敝處杭州。」雲小姐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山玉在旁，聽見一個「雲」字，又是山東，心中疑惑。正是：只為更名和改姓，夫妻對面不相逢。山玉便問道：「先生既是山東雲府，那雲太師想是大族了？」雲小姐道：「不敢，乃是家叔。請問先生尊姓大名？在何處會過家叔的？」山玉道：「豈敢。小弟姓金名重，先曾在京中三年，瞻仰過太師的尊容。」又道：「雲太師往南嶺封王，不知可曾回來呢？」雲小姐見問，不覺心酸流淚，歎息道：「至今並無消息，家中亦甚懸望。」山玉有心盤問雲家消息，又問道：「聞得太師只有一位千金，目下與刁國舅大人二公子結了親了，已經過門。不知可有這話？」正是：一言問到知心處，若問旁人那得知。

雲小姐見問此言，不覺得一陣心酸，兩行淚下，其中曲折又不能深言，惟有含糊答應而已。山玉見這般光景，亦發問道：「昔日曾聞太師的令愛已許常州鍾御史的相公，想是又是一位令愛千金麼？」雲小姐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昔日素暉舍妹原許過鍾老伯的公子，不意被奸人坑害，鍾老伯身陷北番；前又聞得奉旨抄了家，鍾老夫人逃走，俱死在鎮江江內，可惜人亡家破。故爾刁發生心，前來謀婚，我那素暉舍妹已經盡節身亡。你道慘也不慘！」說著說著，淒然淚下。

山玉道：「就是刁虎來謀婚，雲老夫人也不該允他，害了女兒性命。」雲小姐道：「這是雲文不肖的孽兄做主，害了妹子性命，與雲太太無乾。」那山玉聽他言語句句真切，只道雲小姐當其死了，心中一急，登時淚下，在人前不好明言，惟有低頭無語、歎息而已。這才是夫妻對面，不相認識。

話說雲小姐見山玉流淚，甚覺多情，疑惑他是鍾家的親眷，便又問道：「尊兄可認得鍾府麼？」山玉見問，他是反叛，怎敢明言？使道：「只聞名而未曾會其面。」小姐道：「不知鍾府上還有甚麼人？」山玉道：「死的死了，拿的拿了，那裡還有甚麼人！」山玉此言不過是掩人耳目，怕人緝獲，豈知小姐聽了，更加悲苦。問信堅疑生生死死，聞言竟以假為真。

彼此正在動問之時，猛聽得「轟轟轟」三個狼煙大炮，炮過之後，只見外邊一片嘈嚷之聲，都道：「出了榜了！」九州□四府的人都去看榜，只有雲素與他怕擠出破綻，不去看榜。且言章江一人前去看榜，只見滿街上紛紛的□分熱鬧，那裡擠得過去？正是：

人煙如霧集，車馬似雲屯。

英雄三百輩，個個想頭名。

話說章江先擠進去。只見那些護榜官一對對弓上弦、刀出鞘，站在外邊望著，一層柵欄裡高懸大榜。章江抬頭一看，頭一名解元不是別人，乃是金重；二名便是雲素，三名卻是章江。章江一見自己高中三名，□分大喜，也不看榜了，回頭就走，向山玉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不必看榜了，解元是你。」山玉不信道：「你是解元，何必戲我？」章江道：「弟是第三名，方才那位雲兄倒中了二名，快些回去，走嚇！走嚇！」山玉和章江□分興頭。回到寓所，只見那些報錄人等擠滿一堂，兩張大紅單報貼在中堂。他二人好不有趣。正是：少年舉子多榮貴，高中魁元不負書。

章江遂即寫了家書，打發家人報喜，一面賞了報錄人等，一面同山玉換了吉服，先去拜見房師。房師見他們青年美貌，□分歡喜。那雲素也如此，只是報人報到山東，卻無下落。這也不表。

單言那邊飯店內中了三個美貌少年舉子，又是一連的三名，人人羨慕、個個稱奇。過了幾天，鹿鳴宴了，他三人約齊了動身，都騎了駿馬，換了鮮明的衣服，插花披紅，前呼後擁。山玉在前，雲素第二，章江在後。三個人三匹馬，一齊出門，哄動街坊上那些男男女女。都來爭看，人人贊道：「好幾個美貌的才子，賽過佳人，有趣呀！」正是：才貌生成三個好，風流占盡一時春。

不表眾人稱贊，單言他三個人見了主考，飲過鹿鳴宴，至晚各回寓所，收拾動身，回家祭祖。只有雲小姐悲喜交集：喜的是高中經魁，報仇有日，悲的是離鄉在外，無投無奔。只得收拾行李，離了南京。進了京，尋了一個僻靜之處隱身讀書，伺候殿試去了。下文自有交代。單言章江和山玉回到家中，員外、院君歡喜非常。那鍾太太和二位小姐歡喜更甚。二人謝過神，祭過祖，拜過員外、院君和鍾老太太，便飲家宴。合家大小無不歡喜，好不風光。忙了幾日，然後拜客，那些三親六眷們賀喜臨門。正是：門前騎了高頭馬，不是親者也來親。

他二人自從中了舉，足足忙了半個月有餘，方才清楚。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是冬盡春來，員外問二人道：「感得皇天保佑，你二人中了舉，今歲還該早些進京會試，倘得連步青雲，那就好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全仗大人的洪福！」當日員外擇了吉日，備了盤費、行李、琴劍、書箱，點了兩個老成的家人，進京會試。少不得還要備席餞行，大家拜別一番，自不必提。

單表他二人下了船，一路上青山綠水、野花閒草，看不盡那途中的景致。那一日來到黃河界口，灣住了船，二人上岸遊玩遊玩。忽抬頭見遠遠來了一隊執事，前邊兩竿旗，中間馬上坐著一個官兒，打面前經過，看見二人，使大叫道：「二位恩兄，緣何在此？」驚得二人回頭一看。正是：無端歧路途知己，又是他鄉遇故知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